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民国28年冬，王老五一岁多的闺女王姣离开家，被望江县莲洲乡程家收为童养媳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生母身边。

王姣说，程家人厚道，对自己如亲女，可那年头兵荒马乱啊，家里实在没得吃的，有天晚上，老好的养父就跟着人到江上抢船，谁知那是鬼子的船，大家就往岸上跑，鬼子跟着后面追，一枪击中了养父。鬼子走后，在村里做活的吴裁缝，伙着人将养父送到洪镇治好伤，但此后吴裁缝就住进了程家。吴裁缝原有家室，见王姣的养娘生得好，就留下来与养父合养了一家人。1949年春，王姣的养父枪伤发作，不久去世，吴裁缝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王娇的后爹。

天下竟有这样荒诞的事？2005年春，王姣在我家吞吞吐吐说完这个故事，我就想到了许地山的小说《春桃》，便说了那里面两个男人共一个女人的故事。谁知王姣挺平淡地说，那年头活命要紧，还顾得廉耻不廉耻的？其实养父和吴裁缝都善良，轮流着与娘同房，并不吵架。枪伤发作后，养父就

林则徐有一首竹枝词，诗云：桑葚才肥杏又黄，甜瓜沙枣亦糠粮。村村绝少炊烟起，冷饼盈怀唤作饕。此诗完全是写实，尤以“桑葚才肥杏又黄”一句为最。林则徐曾生活过的伊犁，和桑树一样多的，大概就是杏树了。盛夏，走在小城的角角落落，踮起脚尖，就能吃上几口杏子。

在伊犁十几年来，从来没有见过杏子像今年这么丰收过，走在村庄，走在团场的连队，到处都是黄灿灿的一片，也不见有人摘，我习惯用“摘”，而老伊犁人说的都是“拔”——拔杏子。走在村子里，眼盯着挂弯枝的杏树，主人家会说，要吃自己在树上拔，吃多少拔多少，走的时候再拔一点带走……我也真不客气，拔了几枝杏子带回来。

杏子结得如此之多，当初在花季，杏花真是繁茂。如今，位于伊犁新源县的吐尔根杏花和位于霍城县中华福寿山的杏花，已经成为知名景点。一到花季，远近来人，几万、十几万人地逐花而来，只为一睹盛大的

兄长写信来，说起过去的事：“檐蚊子的火盆忽明忽灭，村子中偶尔传出闹夜的孩子的啼哭，月光凉凉地浸润下来，槐树下渐闻鼾声。”眼鼻之中仿佛就有了呛人的辣味，檐出眼泪来……

檐蚊子的材料是在溪边割来的。那是一种有着红色杆子、柳叶一般的叶子，高不到1米的植物，密密地长在水边，浑身散发着辛辣的气味。那时候还没有蚊香，每到夏天，驱蚊靠的就是这种驱蚊草。割断或者连根拔起，压两天，不能晒干。到晚餐时，把小桌子搬到院子里，饭菜端出来，门窗大开，堂屋里放一只火盆，放入驱蚊草，点燃了，以石头压好，盖上盖子。盖上有孔，火辣的烟便开始巡视整个屋子了，蚊子、蛾子、蜘蛛等虫子开始仓惶飞离。院子里自然也有呛人的气味，而赤膊的大人不以为意，小孩子则在萤火虫和故事以及适合捉迷藏的月光和温度里，忘记了烟熏火燎的滋味，但它却飘入记忆的背景里，很多年后偶一提及，仍然有刺眼的辣。

王 姣

不再进娘的房间了。

这几乎颠覆了我的价值观，我想到了许地山最后的感叹：“在社会里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，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；至于依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的人们，心目中并不很看重这些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因为废除童养媳制度，王姣回到了亲娘身边，但心却丢在了望江。那里有她十年的光阴，有哺育她的亲人。她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到过年就去探望养娘和后爹，一年不去浑身就不自在。可成家后丈夫不许她去，为此夫妻常吵架。小时候我不明就里，只好陪王姣哭，长大后才知道，那症结是在望江县，我还有一个喊大舅的人。王姣做童养媳，就是要嫁这个人。

王姣说，大舅老好，勤快，对自己百依百顺，做得一手好裁缝，是吴裁缝教的。大舅1973年突然上吊自杀，比吴裁缝去世还早三年，丢下一个14岁的

杏 子

杏花绽放，在高山，连绵的杏花，让人不虚此行。而在市区，也是满城杏花无处不在，甚至春天的海棠路上，两边的杏花盛开时成了小城的“网红”，一时新闻、微信平台、朋友圈，各种“打卡”。海棠路的拥堵随之而来，接下来的花期，路两头设置障碍，禁止机动车通行——只为远近来人赏花。一条“网红”杏花路，无人炒作，幕后没有推手，自然而然地形成。如今，海棠路两旁，杏子已黄。

那天，有事到团场去。走在连队，一眼望过去，几树黄杏出墙来，树上但见果实，不见树叶。在团场，所见多是树上干杏。此杏极有个性，近年来已渐为伊犁特产。个性之一，正如它的名字所示的——树上干。杏子挂在树上，不会自然脱落，如无人摘，会一直挂着直至果肉干透，是为树上干杏；我们俗称之为吊死干，自

认为很形象，也很贴切。风干了的果肉，吃起来是另一番风味，不失甜味、酸味，且嚼劲十足，四季可食。个性之二，在杏核。树上干杏的杏核很薄，一咬即碎，然后吃杏仁。由杏仁而喜食树上干杏者，我见过不少。甚至还见过一些人将树上干杏果肉剥开放一边，光吃杏仁。当然也有吃杏搭档二人组，一人专吃果肉，另一人负责包销杏仁。

王姣回到亲娘身边，王查氏想跟女儿合睡一夜。亲生骨肉，离别多年，这心情可以理解，但王姣高低不答应。原来，女儿对娘太生分了。为此老人家多年后还跟我说，你妈不跟我亲。事实上，王姣结婚50余年，的确在王家住一宿。王查氏去世那天，我看王姣敷衍了事地趴在棺材上干哭几声，一滴眼泪也没流。

其实王姣也善良，她的大姑子没生息，想从她的儿子中过继一个，王姣激烈抗争，差一点离婚。王姣心里有被弃的情结，透过这个情结，我看到她拥抱亲情如刺猬取暖般不知所措。

这让我十分纠结。年轻时看日本电影《人证》，当画面出现栋居警长追捕居恭平，居恭平拒捕，被纽约警察西弗坦击毙，栋居大骂，混蛋，你知道你手上沾了多少日本人的血？我随之大骂，混蛋，你又知道你们日本人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？

当然，小城伊宁街头巷尾所植，不仅有树上干杏，还有本地人挂在嘴上的大白杏、黎光杏……到了果季，走在哪里都少不了一口吃的。伊犁的杏树之多，也是今年才发现的，以前都未曾留意过。或许如汪曾祺所言，“杏树不甚为人重视，只于地头、‘四基’、水边、路边种之。杏怕风。一树杏花开得正热闹，一阵大风，零落殆尽。”写过那么多草木瓜果的汪曾祺，没有专门写过杏子，以上所言，还是在写其他果品时顺带提及的。然而，在伊犁，杏树、杏子真多啊，由不得人忽略。

则主要针对眼睛，主要指烟，并且烟比重更浓烈。

查《康熙字典》，解释为“燥”和“火貌”，我不敢质疑编撰者的学问，但在活泼泼的生活里，却不是这个意思。再看别的解释，说是江西鄱阳一带的方言，烟熏之意。若是放到网上请大家评说的话，无疑也不全面。且不说我所处的皖中南部地带用它，据我所知的还有四川和湖北。四川因为地理的原因，保留了许多古代的方言，比如说“脑脑”，音“嘎”，第三声，“肉”的意思；“箐”，音“告”，表示“试一下看”的意思。湖北中罗村的“烟腊肉”很有名，这个村的位置也是在大山里。

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乡土中国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是文化的血脉不可斩断，有意识地收集、整理、引导是必要的。比如说这些即将被遗忘的汉字，它们留存着过去的信息，它记录着我们一路走来的独特历程，它是分析我们文化基因的钥匙，它会让几万年后的我们的后人，想象得出我们的生活场景，檐得流下泪来。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，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◇尘世繁华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檐

“檐”的意思很明了，就是烟熏的意思。我的老家读汉语拼音第一声，而字典标注的是第二声，这不是考试，我遵从记忆读第一声。只有如此，我才能想起那时候的场景和气息。这个“檐”字，在我的故乡语汇中进一步衍生，成为“非常麻烦、棘手”的意思，比如说“倒霉”，若要表达“痛心疾首”的意思，就说“倒檐霉”；若是表示“倒霉加后悔”，则说“檐人”。

很多字因为久不使用，都消散在语汇了，按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优胜劣汰嘛。可是人是可以选择和作为的，把这些即将消失的词语记录下来，不时地翻一翻，是有必要的。每一个字的诞生，在当时来说都是必要的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要不费那工夫干吗？比如说“烺”字，它与“蒸”“煮”“炖”有些相似，但不完全一样。“檐”与“熏”也是不一样的，熏针对的是鼻子，主要是气味；而檐